

星火新程：一条高铁串起的历史与未来

文 / 朴实

连绵四十日的霪雨初歇，天光像被漂洗过一般，澄澈而温润地普泄大地。乘着这难得的晴好，驱车向北，去赴一场与钢铁长龙的约会。此行不为别的，只为那条即将在黄土高原上昂首奔腾的西延高铁。

车轮滚滚，我的心却已飞到了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崭新高铁站。它们静卧在陕北的苍茫与厚土之上，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钢铁水泥巨兽，而像是一本本精心装帧的地方志，每一页都诉说着古往今来独特的故事。

宏伟大气的铜川站，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猛一抬头，便被那满天星的穹顶攫住了心神。无数颗立体的五星，如闪烁的徽章，密密地嵌在现代化的天花板上。

灯光漫射其间，恍惚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代。这已不是简单的装饰，这是一种隐喻，一种昭示。曾经，那一点星火从南湖的红船燃起，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神州；而今，这满天的星斗，是否正预示着一种精神的传承，将以另一种速度，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再次点燃希望与繁荣的烈焰？星星点点的渐变灯阵，代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达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普照大地。大厅服务台的罐罐垒墙装饰，具象地代表了耀州窑文化的基因。“红色照金”“耀窑牡丹”“五彩祥云”等文化图样，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

车行至黄陵站，气氛陡然变得庄严肃穆。站房沉稳地雄霸盘踞，呈现着传承自黄帝陵殿宇的新汉式风格，檐牙高啄，廊柱雄健，一派“人文初祖，华夏魂魄”的恢弘气度。它不言不语，却仿佛与不远处那座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浮雕相呼应。在这里，高铁的迅疾被巧妙地融入了五千年文明的厚重基底之中。速度，于是有了根脉。

洛川站的设计更是匠心独运。那简洁而有力的门廊造型，一眼便知脱胎于洛川会议旧址的大门。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

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历史在此被唤醒，化作了建筑的符号。我仿佛看见，那扇曾经决定了民族命运的战略之门，如今正以开放的姿态，迎送着南来北往的旅客。一门之隔，是两个时代；一门相连，是历史的接力。

延安高铁站是在原有火车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经过四年的努力，于去年九月份圆满完工。踏入延安站，其气象之开阔与磅礴。巧妙地将“革命圣地”的基因融入肌理，延安窑洞、宝塔山、延安大礼堂等多种红色元素的运用，让它显得古朴大气，仿佛一位历经枪林弹雨的巨人，换上了与时代同步的崭新戎装，目光炯炯，望向未来。

一路上，西安铁路局宣传部的梁波副部长——这位钢铁长龙的“代言人”，用一串简洁有力的数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潮澎湃的图景：“西延高铁全长299.78公里，桥梁65座，隧道46个，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年底通车。西安到铜川，十五分钟；到黄陵，半个小时；到延安，一个小时。”这些冰冷的数字，此刻听来，竟如诗歌一般动人。它将现有的两个半小时车程拦腰斩断，像神奇的手指，将时空的画卷抖动与展开。从此，旅途中山不再高，路不再长。

若干年前，也正是这条路，一拨一拨的有志青年，汇聚西安，一路向北，奔赴那个叫做延安的圣地。那时节，没有这股风驰电掣的运输工具，有的是风尘仆仆的身影，是磨破了底的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丈量着这片饱含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他们走的每一步都印着信仰，每一步都洒着热血。铜川的照金，宜君、黄陵、富县、洛川的窑洞，一路的星火，最终汇聚成延安宝塔山下那一片燎原的烈焰。那时的路，是用脚板和信念趟出来的，每一步，都重若千钧。那条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行走月余的“信仰之路”，现今现实中已难以寻觅，而是化为了回忆中的一卷书、一首歌。

这条路的前世今生我太熟悉了。1971年冬季的一天，因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一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黎明时分从延安出发，朝父

母履职的新单位“耀县十号信箱”颠簸而去。车厢里拉着一个大立柜，一个大木箱，还有几捆劈好的柴火，这些便是我父母积攒了半辈子的全部家当。父亲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坐在卡车的车厢里，头顶一个榆林毛毯，以遮蔽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汽车行驶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车厢里的我们时不时地被震颠得东倒西歪。黄昏时分赶到了耀县。路平坦了，天宽阔了，眼前豁然了，我们踏入了关中的土地。我问父亲，这里离西安还有多远？父亲说：不远了，再走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算了算，从延安到西安，汽车憋足劲要走十几个小时呢！如今这条高铁，像变戏法一样，将整整一天的行程压缩成区区六十分钟。

这何尝只是一条路？这分明是国家“八纵八横”钢铁脉络上一段强劲的搏动，是陕西“米”字形交通网那关键的一“竖”，力透纸背，贯通南北。一路上，桥与隧连绵不断，桥接着洞，洞连着桥，光与暗，开敞与幽闭，在这旅途中无节奏地交替着，如同一曲现代工业文明的宏大乐章。这乐章的主题，便是“征服”。征服距离，征服天堑，征服这阻隔了老区与外界千万年的高天厚土。它是一座丰碑，一座由新时代的建设者们，秉承着前辈们“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红色路线上竖起的红色丰碑。

这红色丰碑也是黄土地上的一条血管，为这片曾经贫瘠却光荣的土地，输送来新时代的养分与活力。当远方的游客能在一日之间，轻松地徜徉于宝塔山下，漫步在延水河畔时，那沉睡的红色甘露，便会被更多的赤子之心汲取。而老区的人民，也能借着这钢铁的翅膀，更快地融入外面那个广阔而精彩的世界。我注意到，每一个高铁站台广场都设有土特产摊位，为农民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宜君县城城镇的果农杨三明说：“我家的四亩苹果园这下有盼头了，高铁修通后，来往客商多了，一亩地最少多卖十把元……”

我也注意到，围绕高铁站建设的配套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但还稍显滞后，许多地方的站前广场还不够完善。据说多数是因

资金的困扰，当然也有施工缓慢、拆迁遇阻等问题。但我相信这些问题绝不会影响按时通车，也相信定会赶上“高铁速度”。

回程路上，暮色四合。我看着窗外那些已经完工的车站，在渐浓的夜色中亮起温暖的灯光。铜川的星火，黄陵的殿宇，洛川的门廊，延安的雄姿——在我眼前次第浮现，又连成一条流光溢彩的珠链。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今日所见的，不只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是星火与高铁的接力，是厚重的历史与飞速的时代的深情相拥。当2025年的列车呼啸着驶过这片英雄的土地时，它载着的，不仅是归家的游子、远方的游客，更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铿锵步伐，以及那永不熄灭、愈发炽烈的星火新程。

（朴实，本名蒲力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交通作家协会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主席）

一孔孔隧道哟一座座桥梁，
西延高铁驰骋在黄土高原上。
雁塔晨钟余音绕梁，
宝塔曙光辉煌东方。
秦腔声声陶醉周秦汉唐，
腰鼓阵阵激荡春潮万丈。
大美的秧歌舞起来哟，
舞动咱和谐盛世锦绣华章。

八水绕长安哟延河韵味长，
中国速度为三秦插上腾飞的翅膀。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骊山晚照诗与远方。
大秦之腔放歌人民至上，
喧天腰鼓振奋时代梦想。
豪迈的摇滚唱起来哟，
歌唱咱幸福的生活万年长。

（赵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西延高铁之歌（歌词）

文／赵刚



图／西铁

诗意人生

文 / 李婷

当咖啡遇见公路
国道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而是充满温情的港湾
多味的咖啡恰似百感的人生
氤氲热气里
舌尖触到的不只是味蕾的惊艳
更有生活漫溢的惬意
如同车轮碾过的公路
用延展的身躯
讲述一段段动听的故事

握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恍如握住了生活的温度
阳光把黑色的路面染得温热

当咖啡遇见公路

——写给国道541旁咖啡小屋

公路永远在
去往下一站的途中
但此刻，这杯咖啡的暖
足以撑起永远前行的勇气

拿铁的奶沫里浮着晨光
像公路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
杯底见空，但旅途正酣
当车轮再次驶向路面
那尚留在口腔间的热度
给接下来的路程
加了几多甜的滋味

“人生若想富 多喝咖啡少发怒”

这也许不是人生的智慧
却总是在耳畔回响
坐在咖啡小屋之巅
散漫的翻阅一本书
如同翻阅几十年积攒的记忆

这是镇坪公路人用匠心打造的浪漫
——把一片单薄的绿地
用新思维新创意
建成了今日的浪漫小屋
如今，年入近200万
不只鼓起了人们的口袋
还充盈着每颗路过的心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

回音阁

啥都有

文／李海莹

走到地铁口，忽然想起出门急忘带笔和本，微信问了景老师，他发过来三个字“啥都有”。我顿时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一路上都在想着“啥都有”是都有啥呢？我想到笔和本子，想到了课程手册，以往的培训大多都这些。

到培训中心报完到，前台很费力地从下面提起一个沉甸甸的帆布袋给我，我赶紧伸手去接，惊讶什么东西会这么重？却顾不上打开就着急往教室赶。

只见主席台上坐着三位老师，两边是省交通作协的张主席和周老师，中间是一位银发老先生。教室里挤挤攘攘，文友见面分外亲切。后排已经没了位置，只有第一排右边还空着一个，赶紧坐进去。旁边模样长我几岁的儒雅男士马上热情地招呼起来。我打开帆布袋，在几本书的底部摸出一根金色的签字笔和一本深蓝色印有“陕西交通”字样的笔记本。稍稍坐定，张主席富有诗情和浪漫情怀的开班致辞便带我们走进了接下来的重头戏。

银发老先生原来是一级作家、原省作协副主席王蓬老先生，王老师想必是眼花的缘故，打印了A3纸的讲稿，厚厚一沓，整整两个小时，娓娓讲述了他对古丝绸之路的独特认识和研究，以及热爱古栈道历史文化的故事，令我们这些后辈大为敬佩。

当省公路局的祁阿辉老师走上台分享他的创作故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帆布袋里拿出一本《此心安处》，我才知道这也是主办方精心安排的一场读者见面会。我又同时发现包里的其它“秘密”：同期出版的张西棉老师的《终南印记》，以及汉中公路行业蔚文波所著的《天汉壮歌》、徐立生的《路韵橘红》，《陕西省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集》，后面三本书都是陕西交通近年来的优秀新闻报道和相关文章，是我们学写交通故事的好范本。

原以为这五本书就完了，没想到课间休息时，老师又喊大家去领了两本厚厚的《陕西交通十年精选》和一本《记录交通三十年》，我把这些“宝贝”拿到手里，才发现帆布袋早已装不下它们，何况里面还有一个大惊喜——本蓝色皮面的《资料剪贴本》，上面的字体和陕西交通图案都是烫金的，简洁醒目，当下心中一阵感动，省交通作协想得太周到了！

接下来我还聆听了小说家周瑄璞和散文大师陈长吟老师们的课，课件休息时又忍不住跟老师们及文友热切交谈，可谓受益良多。

回家路上，我拎着沉甸甸的一兜书，无比充实。看着白色的帆布袋上印着蜿蜒曲折的公路，引领发声的话筒和充满无限可能的单反相机，我真想自豪地对路人说“我是陕西交通人，我要写好陕西交通故事！”

最后，我给景老师发了一条信息：“包里真的啥都有。”

(作者供职于西安分公司)

岁月笔记本

走，跟会去！

文／杜妮娜

农历九月，秋收已毕，冬藏未始，秋阳把渭北的田垄晒得金黄，辛苦一年的澄城农人终于得以舒展筋骨，打算犒劳下自己，购新装、看大戏、打牙祭，老人们早早就念叨着“会要来了”，孩子们追着大人问啥时能跟会去，连空气里都攒着一股子雀跃的劲儿。

这古会，说来是极有意思的。它不像城里那些新派的节庆，带着些刻意雕琢的、招揽游客的殷勤。从我记事起，家乡澄城年年都有古会，各村各庄都有古会，它就像是从此片黄土土地的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年一度，犹如一棵老树，到時候便准时抽枝发芽。从最初的祭祀盛会变成了物资交流的乐园，再到如今的民俗嘉年华，古会模样变了，热闹劲儿却越发醇厚，规模最大的当属在县城举办的九月十三古会了。

“走，跟会去！”农历九月十三当天，乡邻们结伴而行，揣着闲钱，踏着晨霜就往会场赶。从城外远远地望见那片人烟的海洋，刚过街口，人声就裹着热气扑面而来。摊位从街头排到巷尾，家用碗筷、农具锄镰、换季衣物堆得像小山，连手纺织的粗布、麦秆编的蒲扇都带着泥土的温度。

逛古会的乐趣，在于“淘”。这边的摊上，摆着明晃晃的镰刀、锄头、犁铧，件件都擦得锃亮，闪着青凛凛的光。卖农具的老汉，赤红的脸膛，粗粝的手掌，拿起一把镰刀，用指肚试试刀口，那神情，庄重得如同一位将军在检验他的佩剑。老农们则蹲在地上反复摩挲，掂量着来年春耕的家当。尧头

黑瓷展台前，老师傅正用手指摩挲着刚出窑的“老鼠罐”“福字碗”，釉色像泼了浓墨，却在阳光下泛着湿润的光。粗布摊位挂满了靛蓝、月白的布料，针脚细密的枕套绣着“鸳鸯戏水”，摸上去厚实绵软，老婆婆纯手工纳的虎头鞋，兔儿鞋最受年轻小媳妇们欢迎，挑一双过年给孩子穿上，又萌又扎眼。跟会的人其实都清楚，超市里啥都能买到，但在这里挑挑拣拣的乐趣，是网购给不了的——就像隔壁刘婶说的：“不是说屋里头缺啥，就是图个热闹。”

日头升到半空，戏台边的秦腔就开唱了。那高亢而苍凉的唱腔一出来，原本散逛的老人立马往戏台挤，自带小马扎的往前排坐，来晚的站在后排踮脚听。演员粉墨登场，水袖一甩，声腔穿云裂石，台下叫好声能掀翻帐篷。戏台旁的游乐场则是孩子们的天地，套圈摊前排着长队，孩子们攥着竹圈瞄准玩具，大人在一旁支招，套中的瞬间，欢呼能惊飞树上的麻雀。午后的会场更见热闹，舞龙的小伙子们穿着黄背心，脚步随着锣鼓点腾跃，金龙在人群上空盘旋，鳞片反射着阳光。红狮踩着鼓点跳上高台，人群里立刻爆发出掌声。

逛累了，就钻进小吃摊里大快朵颐。水盆羊肉的摊子前冒着热气，老板挥着刀把炖得酥烂的羊肉切成薄片，浇上滚烫的羊汤，撒上葱花、香菜，再配个刚出炉的月牙饼，咬一口，肉香混着饼的酥脆，吃罢抹抹嘴，浑身都暖和。油糕摊的油锅滋滋作响，金黄的油糕浮起来，咬开一个小口，甜甜的红

